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二十九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29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軒文庫

固撰

漢書六十二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昔在顛頊補注錢大昕曰劉知幾謂篇首當云司馬遷字子長馬翊夏陽人繼以其自序曰云云方合著述之體其說固然然此例人所共知孟堅命世大才詎猶未了蓋叔

皮父子踵史遷而作書故自敘一篇悉因舊文附以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

後事取述而不作之義意主摛謙非失於檢照也

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

義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高耀於高辛

則此為火正是也補注郭嵩燾曰律曆志太陽者南方南任也淮南天文訓天道圓圓者主

明南正者主明之義也淮南亦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天用莫如日人用

莫如火司天屬神者主日司地屬民者主火南正向明以測日火正順時以改火各據所用

言之先謙曰郭說是尚書孔疏引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

芒木官不得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顛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

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地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火官故掌地猶為火正據此

以兼職言稍異然火正之不為北正益可見矣史記火作北傳寫誤耳索隱援顏注正之又

引國語曰黎為火正以消暉敦大光昭四海此班賦所本又引瓚注古文作北正作古文作

火字非也七字明古無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補

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而別其分主者其在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

國伯休甫字也補注繆荃孫曰續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甫之國先謙曰索隱據左氏

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顛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

伯休甫其後非也按處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

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

虛受堂

010190611553



大史公欲以史為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先謙案楚世家索隱引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顛項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小司馬以彼說為當不應於此反不瞭也大戴禮帝繫篇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補注何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正當宣王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司馬氏世典周史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句別為司馬氏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下有所字是

索隱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王啟原云史佚逸周書或稱尹逸則佚姑姓黃帝後也春秋尹氏是其胄靈景時猶貴盛為公卿未嘗中衰佚後為司馬氏別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無他證未能與史公爭審矣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晉中軍

隨會犇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僑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說補注齊召南曰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耳又案隨會奔秦時未為中軍將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先謙曰索隱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而司馬氏入

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

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補注先謙曰見國策呂覽及人表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釋之此讀傳為搏也又引晉灼云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劔論兵書相對為文蓋善劔術者著論傳世晉顏說是劔論其後也如淳曰刺客傳之劔論也師古

集解引淮南主術訓握術劔鋒以離北宮司馬劔論不使應敵非刺客傳中人張文虎曰刺客傳無劔蹟惟刺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劔云云疑蓋聶即劔論之誤榆次本趙地古劔字本作劔與蓋並從軻軻與益形相涉蓋聶釋劔劔釋文云又作噴說文耳部噴字重文作劔與聶字形皆相涉蓋傳寫錯亂如清魏時人或向見史記舊文索隱云蓋姓聶名則所見本已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曰當先伐蜀訛矣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于古反補注先謙曰官

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靳師古曰音補注先謙曰靳事武

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補注沈欽韓曰秦紀惠文王十二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名夏陽尚在惠文後九年錯拔蜀之前此文補述之也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

趙括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

當始皇之時劔噴玄孫印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系本云劔噴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匈奴朝歌武信君將而匈奴朝歌師古曰

武信君是武信君將而匈奴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將而匈奴朝歌

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封為殷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印為殷王都朝歌印降漢地為河

官當始皇時屬上讀與印事無涉師古曰印為殷王漢之伐楚印歸漢

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擇師古曰毋擇是昌生毋擇

擇為漢市長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毋擇生喜為五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補注先謙

曰正義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

南二十里喜生談為太史公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

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

曰談為太史公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補注劉放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

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

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吳仁傑曰韋昭云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為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案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則非官屬與外孫尊之矣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五臣注太史公遷之父按遷被刑談死久矣安得以父故官為稱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先人謂先代賢人意以太史公為談自稱按遷此書言僕之先人又非先代賢人之謂又遷自序云談為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為令而自尊曰公者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公也故曹參為成令稱成公夏侯嬰為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陵書談由太史丞為太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留成勝之此非尊其父而然李慈銘曰太史公自是當時官府通稱固非官名亦非尊加如後世之稱太史氏亦非有此官名也流俗相沿如晉之中書令君唐之御史稱端公不必以其尊官也衛說不過因公字而附會之至官曹稱謂例不見於百官志亦不必疑朱一新曰衛宏所說謂位在丞相上者蓋謂朝會之位以其國史所關使之密邇至尊以便記注非以其爵秩亦非必以尊寵也紅樓夢引薛蟠語此如唐之起居舍人秩從六品上而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蓋其職事使然惟言遷後宣帝以其官為令則非其實本傳言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李陵傳言太史令司馬遷是遷官為太史令無疑李云太史公為當時通稱其說甚確遷自云廁下大夫之列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除六百石本紀宣帝詔史六百石位大夫合以史公自言則其官為太史令秩為六百石安有如衛氏所云者惟漢舊儀言太史公秩二千石為異此則或談任職時增其秩以示寵或官秩尊卑隨時升降或記者偶失其實闕疑可矣先謙曰遷言近乎卜祝之間廁下大夫之列官職自明宋晉吳氏駁衛說遷自謂太史公則太史令實有太史公之稱顏謂遷尊其父為公章昭謂楊惲尊遷為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日即律歷志所傳易於楊何苗川人見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法惑於所見詩音布內受命乃殺也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法惑於所見詩音布內**

**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

師古曰言發述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味其端緒耳直猶但也補注郭嵩書術無所不宜則亦無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補注李慈銘曰史記詳作詳古詳詳所不省也顏注誤

**使人拘而多畏**

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先謙曰眾猶多也使人拘而多畏也補注李慎曰褚補史記曰者傳言孝文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神家曰大凶麻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認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家為主人取諸五行者也

**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補注先謙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日正義引

**是呂其事不可徧循**

難盡用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

**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

**也正名乎**

補注李慈銘曰梁玉繩史記志疑以儉字為未的引評林董份說為檢字之誤案

**趙注檢斂也**

本書食貨志作不知斂名家以繩墨檢斂也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人檢而善失**

真若作儉則與墨家義犯矣繆荃孫曰古檢儉險多通用易君子以儉德避難

**虞翻云一作儉險且枕釋**

文云古文鄭本作檢可證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

**物師古曰澹古瞻字補**

注先謙曰史記作瞻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儒者則

**不然曰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

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

**大道之要去健羨**

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清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哀公

**服說是也**

師古曰二義並通健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哀公

**篇孔子曰無取健注健羨之人說苑尊賢篇健者必欲兼不可以為法也**

王先惠曰玩晉說







不通大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體四字。

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沈欽韓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補注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

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曰虛無為本。曰因循為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

之情。不為物先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為物先不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

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為長舍者

因物與舍。與因時為業。相對為文。先謙曰法度與時物為變通神而明之故曰有法無法有

度無度。因物與舍。後漢馮衍傳。下引作與物趨舍。官本史記作因物與舍。正義因其萬物之

形成度。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虛者。道之常也。補注王啟原

與合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虛者。道之常也。補注王啟原

不以無為為有常。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

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音竹仲反補注沈欽韓曰爾雅釋器款足者謂之屬封

禪書其空足曰鬲。索隱云款者空也。亦同。竅。莊子養生主云。道大窾音義云。空也。先謙曰款

史記作窾。下同。言為心聲有實者為正。言無實者為空。言觀上下文甚明。李奇及索隱訓聲

為名以為實。款言不聽。姦適不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

不欲用耳。何事不成。適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凡

所生者神也。補注宋祁曰所本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

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補注先謙曰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

定其神形。而曰我有旨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太史公既掌天官。不

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

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即。遷。所。生。之。地。顏。注。所。云。其

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秦。州。唐。武。德。元。年

於。隋。汾。陰。縣。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縣。在。漢。為。河。東。皮。氏。縣。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

地。與。夏。陽。隔。河。相。望。今。曰。河。津。縣。非。遷。所。生。地。在。西。岸。者。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

十歲。則誦古文。補注周壽昌曰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

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

歲。誦古文及事伏生。生已九十餘。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

國問故。素隱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

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浮。沅。湘。師古曰沅

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先。謙。曰。會。稽。顏。據。越。絕。書。為。說。浮。沅。湘。水。出。於。湘

湘。水。出。零。陵。師古曰汶酒兩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

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隄。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蕃薛並魯國

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隄。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蕃薛並魯國

過梁楚。曰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呂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命。補注先

解引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雷滯周南。如淳曰周

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雷滯周南。如淳曰周

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

自歎以東皆周南之地也。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

於子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

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曰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補注先謙曰史記稱下有誦字言其能



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曰尊后稷也。師古曰。爰。爰於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

麟。已來四百有餘歲。補注。先謙曰。集解年表。魯哀公十四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補注。先謙曰。義士。士子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甚懼。

焉。爾其念哉。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死義之士。子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甚懼。

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如淳曰。紬。微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

卒於元封元年。先謙曰。索隱引如說。紬作抽。李慈銘云。紬。即籀字。亦作抽。詩。靡風不可讀也。

毛傳。讀抽也。說文。籀。讀書也。方言。抽。讀也。故亦曰。紬。釋言。讀而尋繹之也。索隱。石室金縢。皆

國家藏。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

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祀。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

諸神受祀。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祀。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補

先謙曰。正義。太史公。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師古曰。讓。古讓字。言當述

五百歲而讓之也。補注。先謙曰。案。史記。至上有幸。後二字。紹。而明之。作。紹。明。世。讓。上大夫壺

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補注。先謙曰。索隱。遂。為。魯。事。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舒也。補注。

周壽昌曰。生亦先生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曰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

曰。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子。曰。我。欲。載。之。

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補注。李慎曰。繁。露。俞。序。篇。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

與此同。史公自言。聞之董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王。應。麟。以。為。緯。書。述。張。守。節。春。秋。上。明。三

語。耳。先。謙。曰。謂。空。言。義。理。以。教。人。不。如。附。見。諸。侯。大。夫。僭。逆。之。行。事。垂。誠。尤。切。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紀。字。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師古曰。曰。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

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自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曰節人。樂曰

發和。書曰道事。詩曰達意。易曰道化。春秋曰道義。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

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補。注。張。文。虎。曰。說。文。數。計。也。

徐音。爽。主。切。蓋。云。文。以。萬。計。指。以。千。計。諸。人。誤。讀。如。數。目。之。數。遂。多。室。礙。先。謙。曰。顏。所。云。曲

解。迺。裴。駟。說。裴。謂。遷。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生。治。公。羊。故。云。何。焯。以。為。裴。說。得。之。沈。欽。韓

亦謂公羊為董生所習。合本經與師說。文有數萬。又其條例。舛雜。猥瑣。如三科九旨。五始七

等六輪。二類七缺之目。故云其指數千。繁露十指篇。春秋大略。約有十指。則又約而言之。先

謙案。一萬之外。何得即以萬言。而稱為數萬。顏說。終不可通。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蓋指

公羊推演春秋之文。義裴意。非謂遷以公羊傳為春秋也。時公羊之學。特

顯。故舉以見春秋之闕。深不窮。何沈說。是文虎說。亦通。官本注。在數萬下。萬物之散聚。皆在

春秋。補注。郭嵩燾曰。物猶事也。萬物之散聚。謂會盟。侵伐。散見。諸國。合

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補。注。先。謙。曰。春。秋。書。弒。君。三。十。四。亡。國。四。十。一。說。見。向。



傳 察其所自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

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禮記經解篇大戴禮察篇皆引此為易文選注六十引作乾鑿度今通卦驗亦有之先謙曰史記作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引一本與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可自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自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經常也為人君父者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者字先謙曰浙本是也此與為人臣子對舉為文且下文有者字此復出則文不成義史記亦無者字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曰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呂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師古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呂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曰斷禮義也決之於禮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自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唯庚癸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慮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慮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

衰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穆清也

也師古曰穆清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高補注劉歆澤流罔極師古曰罔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宣盡其意師古曰力勤也補注先謙曰宣盡官本作盡宣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功臣下有世家二字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補注宋祁曰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羶繼師古曰羶係也繼長繩也羶音力追反繼

音先列反補注何焯曰十年史作七年徐廣注天漢二年作七為是瞿鴻禨繩也羶音力追反繼是余之辜師古曰喟然歎息貌也音即位反補注宋祁曰本辜字下有也字夫身虧不用

矣退而深惟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其義隱微而言約正義

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卒述陶唐呂來至於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此下昔西伯伯美里一段班氏刪之

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自太初改元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適盈

十年是歲更黃金為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於麟止者此也張謂遷以獲麟為述事之端按獲白麟在元符元年子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獲白麟之歲未為史官也安得以為述事之端

之端顏是晏說失之又云遷序事盡太初按太初盡四年又更天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麟止遺此何耶蓋不究遷自序之文故麟止之說前後失據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實先謙

曰史記成於天漢要以太初為限史記高祖功臣表序荀紀後書班彪傳及本書敘傳可證武帝獲麟改號元符至太初四年凡廿二歲至太始二年凡廿八歲更黃金為麟趾追紀前瑞時雖遠隔事本一端遷借以終其史特假託是事取象春秋猶曰終於獲麟之代云爾班彪傳載彪論遷作史記云上自黃帝下訖獲麟則彪已解此為獲麟矣孔子卒至太初之元三百七十五年而遷云五百歲又史記之作不為感麟遷仰希聖經取義絕筆文人恢奇難可拘閣讀止為趾意切事理實傷文辭未可從也索隱引服說作麟足形下有故云麟止四



字顏刪之則文義不明止於此下有猶春師古曰遷之書序眾篇各別有辭班氏秋終於獲麟然八字集解引張說記作包自黃帝始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

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

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麻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

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

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

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闕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

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

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補注繆荃孫曰今本史記孟嘗君傳第十五平原虞卿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

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補注先謙曰韓下脫王字官本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鄒成侯周繆也鄒音普肯反又音陪補注先謙曰官本鄒作劑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

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補注繆荃孫曰今本史記匈奴

列傳第五十三南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

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

傳第六十八



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補注先謙曰。周道既廢。秦

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鑰玉版。圖籍散亂。注先謙曰。集解引畫作以是。否則畫

字當在刻。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補注先謙曰。倉官本作蒼。集解引如

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注先謙曰。章麻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

往往聞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事見參傳。而賈誼朝錯明申韓。

先謙曰。史記韓作商。公孫宏曰。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師古曰。纂。讀與撰同。補注宋祁曰。纂當作纂。何焯曰。敘當代。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

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意。仍推本先世。以終前文之緒。曰於戲。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

或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編舉之。余維先人嘗

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官。統太史之職。故云。至於余乎。欽念哉。

師古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補注先謙曰。索隱。舊聞。有遺。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

考之行事。略三代。補注先謙曰。史記略。下有推字。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

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麻。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補注先謙

謂侯國同時。異世。謂世家。傳。嗣。其。年。麻。差。互。皆。非。表。不。明。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做。通。變。作。八

書。補注先謙曰。索隱。兵。權。即。兵。書。也。遷。毀。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

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做。通。變。作。八。通。變。謂。平。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載。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準。書。也。

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緯成歸。車轂若文。武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

行道。呂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補注先

立功名於當代。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

不後於時也。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

書序。補注錢大昕曰。案太史公以官名書。桓譚云。遷著書。示東方朔。朔署曰。太史公署之者。終傳俱稱太史。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稜。謂。裳。下。壞。稜。李。奇。曰。藝。六。藝。也。師

公無稱史記者。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稜。謂。裳。下。壞。稜。李。奇。曰。藝。六。藝。也。師

下有闕字。先謙曰。史記亦作補。藝。索隱。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協。六。經。異。傳。是。小。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闕。又。有。藝。字。蓋。亦。兩。存。而。未。刊。定。耳。協。六。經。異。傳。不。敢。比。經。藝。非。也。異。傳。者。正。義。以。為。如。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

尚書大傳。之流是也。齊百家雜語。補注先謙曰。史記。臧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臧於山者。備亡失。呂族

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族。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敘之辭。而十篇缺。有

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補注。劉。奉。世。曰。兵。書。遷

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予。遷。書。責。呂。古。賢。臣

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安。字。補注。先謙曰。文選。起。句。曩。者。辱。賜。書。教。曰。慎

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而。流。俗。人。之

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補注。齊。召。南。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

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先。謙。曰。顏。說。非。也。齊。說。亦。非。王。念。孫。云。蘇。林。曰。而。猶。如。也。選

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如。選。注。蘇。林。曰。而。猶。如。也。選

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如。選。注。蘇。林。曰。而。猶。如。也。選

所。改。又。文。選。志。餘。云。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若。如。今。本。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為。如。矣。又。案。張。鏡。注。云。云。則。五。臣。本。亦。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明。矣。今



本作而用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  
作而用又後人据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此傳作用而足以互證 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  
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宋祁曰者字不當有之顧自呂為身殘處穢  
動而見尤念也尤過也欲益反損是呂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誰語誰為為

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已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  
未益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

木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補注先謙曰事在召覽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王啟原曰趙策豫  
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文選注引之死亦作用與此同 若僕大質已虧缺雖

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終不可目為榮適足目發

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汗也書辭宜答師古曰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補注先謙曰又迫

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相見日

淺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引宋祁曰越本注

引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先謙案文選注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文注作卒言急也引宋祁曰越本注

報往曰書欲使其恕以度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追季冬補注何焯曰謂恐行法也時安為北軍使者坐受

己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壽昌曰衛青傳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獨任安不肯去顏注安榮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

司馬遷 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消曰遷時從上在函簿恐卒然不

可諱師古曰卒讀曰倅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應劭曰曉左右曉告喻也應音滿則長逝者魂魄

私恨無窮師古曰謂在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問久不報也補注先謙曰

也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補注沈欽韓曰以下四

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補注沈欽韓曰以下四

者然後可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補注宋祁曰浙本故禍莫惜於欲利師古曰惜亦痛

注沈欽韓曰韓非解老篇苦痛難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補注沈欽韓曰

心者不可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詬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宋祁

日越本無世字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補注先

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子日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

賢者補注先謙曰見史記商君傳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

子猶田盼稱盼子匡章稱章子也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補注宋祁曰浙本

先謙曰絲爰盜字見本書盜傳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補注宋祁曰浙本

莫不傷氣況慨之士乎師古曰慨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

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所目自惟師古曰上之不能納忠效

信師古曰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

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搴旗之功師古曰搴拔也故取敵人之旗也奉音蹇補注先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補注先謙曰謂取尊官厚祿呂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翼昔時也補注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陪外廷末議不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瑣以太史令為千石非也陪外廷末議不

曰此時引維綱補注翟鴻禮曰文選注引臣瓚曰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又劉遵曰漢氏大

與此同盡思慮今已虧形補注沈欽韓曰呂不韋傳嫪毐詐論廢拔其鬚眉為宦者則論病

虧形即虧勢也前說非是毒詐為為婦除之肆在闈茸之中師古曰闈茸猥賤也闈下也茸

其入勇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張揖訓誥以為闈隘劣也呂忱字林闈茸不肖也

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補注宋祁曰越本尚何

公語多重復此自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

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補注翟鴻禮曰宋本文選注引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

可以論行也先謙曰負才猶言恃才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本書注訓負為恃者

甚多願主上幸已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僕

戴盆何已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

易林戴盆望天不見星辰後漢書第五倫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疑漢世有此諺故史遷原曰

贛第五倫俱引之如氏未可兼施之說與倫語同此本義也何焯曰造書即其職務下文亦

自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則如說是也先謙曰造書固是職務然與下文意隔且遷意豈以

望天喻造書耶特言壹意親媚主上故披豁一切以營職為受知地耳天以喻上何右如說

其指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已求親媚於主上

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補注沈欽韓曰公羊疏漢主謂司馬遷曰李

遷亦以太史令侍中也唐六典志云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

也舍所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子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已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其素所畜積也師古

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適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也師古

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挑師古曰音徒了反補注先謙曰挑官本作挑文選

挑相呼也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致師即迎之省古師謂戰勝匈奴師之在下義得兩通疑文字脫誤致不同也與單于連戰十餘



欲効其款款之愚。呂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甘而與眾人分之共同絕甘則分之分文選亦作絕甘分少義得並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呂其當破敗之罪補注先謙曰官本其當作當其是案當謂適可也欲得其當謂欲伺適可

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曰此指。推言陵功。亦足已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

盡明。師古曰睡毗舉目皆也猶言顯瞻之頃也睡音圭皆音才賜反補注周壽昌曰睡毗之

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遂下於理。補注周壽昌曰景帝中六年更廷尉名大拳拳之忠

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

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隳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

符丹書之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漢初功臣符丹書之信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

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也螻蟻音樓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

呂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補注瞿鴻禔曰選作趨宋本文選仍作

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師古曰易服也易者吐計反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

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師古曰毀斷也

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

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奔掘地也積威約之漸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言威

案言人以威制約非指獸威。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

下積威約之執也。句可證。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

案言人以威制約非指獸威。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

下積威約之執也。句可證。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

案言人以威制約非指獸威。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

下積威約之執也。句可證。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



遇刑自殺為鮮明也補注錢大昭曰釋詁鮮善也詩邶風蓬篠不鮮小雅鮮我方將鄭箋並訓鮮為善此言定計為善不遭刑辱文解為鮮明未當沈欽韓曰左昭五年傳葬鮮者杜預云不以壽終為鮮此言定計自裁不必復轉作鮮明先謙曰錢沈說並通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千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千上有音字視徒隸則心惕息也師古曰惕懼也息也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謂助見囚執械謂桎梏之補注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先謙曰官本助作即是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

正文本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氏諱為且相與謀反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師古曰鉗奴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鉗奴

曰財與裁同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師古曰鉗奴沈欽韓曰勇怯一語見孫子兵勢篇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師古曰鉗奴

墨之外也師古曰鉗奴以同文選作以稍漸也師古曰鉗奴為此也師古曰鉗奴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師古曰鉗奴

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鉗奴亦頗

識去就之分矣師古曰鉗奴就謂舍生就義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鉗奴且夫臧獲婢妾猶

能引決師古曰鉗奴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獲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聲婢謂之況若

僕之不得已乎所自隱忍苟活師古曰鉗奴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師古曰鉗奴

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師古曰鉗奴不可勝記師古曰鉗奴恨私心有所不盡

屈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師古曰鉗奴兵法修列師古曰鉗奴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師古曰鉗奴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鉗奴

章相秦曰著故能懸之市門即韓非書亦在游秦之前也此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為自己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孫臏邱明詩三百篇

前漢六十一

詩三百篇



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不章師古曰令將來及如左丘明無目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無目也無

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呂舒其憤思垂空文目自見

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

也計興壞之理補注先謙曰官本此凡百二十篇亦欲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呂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

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為明顯蓋誤記注

為正文郭嵩燾云負下猶言引論語君子惡下流多謗議補注先謙曰官本上流引宋祁曰上流上字

引論語君子惡居下流為注僕曰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

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呂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

往也日如亦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耶故

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湛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鬻子曰吾聞之於

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先謙案如選注意則遷以不能自裁免辱而復浮湛任職為狂惑也正文五字官本在顏注七字上今少卿迺教已推賢進士

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曼辭自自解如信曰曼美也無益

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

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宜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至字周壽

昌曰地志及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先謙曰周

說注宜字誤官本作官贊曰補注何焯曰此贊本叔皮之論蘇輿曰自鳴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

孔氏養之師古曰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故言黃

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目為之傳師古

與集同補注宋祁曰又養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

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補注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

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補注瞿鴻禨曰乾道本伐秦作代秦王念

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

采經據傳師古曰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清曰梧讀曰迺相觸迺也師

梧音梧補注周壽昌曰抵牾正應作抵牾說文抵觸也梧猶忤也俗多誤作梧王莽傳亡所

梧意後書桓典傳以梧宦官賞不行皆梧字俗語也此抵牾借字耳先謙曰據如讀顏訓當

時漢書本已作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曰勤矣又其是非頗繆

於聖人師古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

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清曰言雖質猶不如問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不虛



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補注先謙曰烏呼呂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目

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自自傷悼小雅巷伯之

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

民之詩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補注蘇

惟大雅乃能保身用為遷惜後書范論稱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

贊而發也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漢書六十三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好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李姬生燕

刺王曰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師古曰李姬生燕

據補注先謙曰戾太子元符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

立祿師古曰祿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補注王文彬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

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使東方朔枚舉作祿祀師古曰祝禱之祝辭補注周壽昌曰少壯詔

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補注先謙曰江公魯申公弟子太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

事見充傳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

曰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補注

人補注朱一新曰禮記王制疏云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鍼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讀

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

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



命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

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

秦扶蘇事耶。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

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

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音子聞反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補注錢大昭曰黃

宮在西秋之象也。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清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具白

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廐者天子之

也。先謙案黃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

迺斬充。呂佺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遂

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補注先謙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呂故眾不肯附。太

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壺

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

志水經注皆載令狐徵君墓豈可証者今刊本漢紀脫令狐茂三字梁玉繩曰漢武故事作

鄭茂梁元帝同姓名錄從之未知孰是濁漳水注作壺關三老公乘與乃誤以訟王尊之湖

三老為茂耳穆荃孫曰後漢張皓傳李注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臣聞父者猶天。母

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

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補注錢大昭曰散南監本闕故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

得食也補注朱一新曰此文引論語及顏注均有豈字與皇疏本合史記孔子世家亦有豈

字釋文亦作焉得而食諸焉豈義同周壽昌曰阮元校勘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

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

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令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讀曰

日令當作今先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

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曰迫蹙皇太子。師古曰蹙音千六反補注穆荃孫曰

也此於急促義近說文蹙蹙也先謙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曰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

曰迫之使不得退蹙之使不得進與隔。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通

逃。師古曰通亡也子盜父兵。呂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補注先謙曰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

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補注

周壽昌曰藩毛詩作樊昌邑王傳龔遂引此詩亦作藩蓋魯詩本如是史記滑稽傳作止于

蕃即藩也先謙曰漢紀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宜得罪也

事在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補注先謙曰深過太子深責

過呂覽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注過責也顏云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訓過為罪過而

加責之於下則深過二字不辭高紀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亦謂督責之也顏注督謂視責也

捨過字不釋而不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

知過之即為責矣



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補注先比干盡仁

而遺其身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呂陳

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正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言

與猛獸食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天子之非謂逆亂也亟罷

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湖北漢陽縣東四十里臧匿

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閩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泉太子冢冢在閩鄉縣東南與全

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逕征記曰全鳩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

克殷休牛之地先謙案全鳩即泉鳩字隨音變今河水自陝西東流入河南界逕虎路山北

玉溪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鎮盤豆河入之師古曰盤豆山北

即鄭注所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者也盤澗水即注所云河水又會槃澗

水也注見稽合圖記泉鳩主人家貧常賣履已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贖使人呼

之師古曰贖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太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

富昌為卒足躡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注

周壽昌曰皇孫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韋昭曰邗

進弟也失其名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于補注先謙曰壽抱解太子以其自經欲生得之非救之也上

文云亡不得云三公自將求之時上方以反購太子覽壺關三老書而感寤然無明詔赦之

也富昌壽乃吏卒相從圍捕太子者既獲之後上雖傷太子之死不能不賞獲者功故曰疑

賞申信功臣表壽以得衛太子侯豈以解救太子封乎如顏註之謬上下文義皆不可通矣

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灼是久之

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補注先謙曰上遂擢千秋為

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補注先謙曰

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為石柱橋又云渭橋秦始皇造補注

合為一注見渭水注渭水注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瀉曰音光故曰光

門此謂時俗音呼曰光也橫光字古同音而通用上言西出南頭第三門曰西城門又

日光門則是本名光門昔人動緣兩光門致疑斯未審耳注上師古官本作孟康是及泉

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補注周壽昌曰失其名疑者下有脫文先謙曰

以他事族此誤記史文非有他據功臣表壽坐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上憐太子無辜乃作

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不以北地太守族也上憐太子無辜乃作

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

槃澗水出湖縣東北二十里歸來望思臺在其西北今本黃圖於甘泉宮門列入思子宮

子宮城在閩鄉城東北二十里歸來望思臺在其西北今本黃圖於甘泉宮門列入思子宮

疑誤補注荀紀云為思子臺於湖則併宮與臺為一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



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

穎穎文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冢不得以位言周禮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鄭注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今為太子議諡置邑則宜就墓為位

有司歲時祠之故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淳曰親諡法曰諡者言起位不言冢也

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皇字是也下文云此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並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先謙曰皇考而

皇字後人誤加王說是又或以下悼后為疑不知漢制諸侯王母妻得稱太后后也母曰悼

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

三十家園置長丞補注先謙曰百官志諸廟寢園有食官令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曰湖闾鄉邪里聚為戾園師古曰闾

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闾師古曰曼舉日使人也曼音許密反闾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誤

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補注先謙曰上師古官本作孟康闾作闾

是轉下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長安

城坊博望苑在金城坊戾園東南南長安杜門外大道東先謙曰顧炎武云云後入廣明

歲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戾后園之目豫見於八年之前蓋兩收而未貫通也

成鄉為悼園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嶺城隍

一街次南休祥坊南有漢奉明園園之北漢奉明縣縣城在東都門長安志皇城西第

后園悼園並在長安縣北先謙曰據鄧注成鄉上應有廣字未知其審皆改葬焉後八歲

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曰時薦享

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奉明縣補注先謙曰京兆縣也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

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曰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呂國土風俗申戒焉補注錢大昭曰本紀是年初作諸故三王

俱載賜策先謙曰三王定位建國大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補注先謙曰據三王世家四

司馬霍去病建議詳載三王世家廟立子閔為齊王師古曰於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

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

史記作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



曰古緩字也臣瓚曰安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安音他果反補注李慈銘曰安者緩之省古無安字段玉裁補入說文女部非也先謙曰孟說是也禮曲禮下大夫則綏之注國君綏視注並云綏讀曰安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安爲綏安綏古通用並訓爲安史悉爾記安作綏集解引臣瓚曰綏安也是瓚說本亦作綏顏是瓚而舍孟由不知古義耳

**心母作怨母作斐德**服虔曰斐薄也師古曰斐古匪字也匪非也補注朱一新曰食貨志賦似竹筐之匪皆作斐地理志中屢見之顏彼注云斐讀與匪同蓋籀字從俗也匪之段借則爲非故顏注以斐爲古匪字而訓非至敘傳亦云實斐讀與匪同則非其本訓矣先謙曰史記葉作之語顏注既引大誥而又引詩其命匪誥謂葉讀與匪同則非其本訓矣先謙曰史記葉作

**母迺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本亦作俛俛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葉**母迺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

**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門下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曰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曰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

**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師古曰

**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哀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曰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

**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師古曰

**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

**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已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



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補注先謙曰。補補史記云。且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大

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

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啟。師古曰。啟與驅同。郎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鹿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

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儲為之。補注先謙曰。後漢與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

冠。賜近臣。據此。顏說是也。官本注謂作爲。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獵。文安縣。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上文言武帝時。且坐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之後也。史文之互見。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且曰。殺義等。凡十五

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音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已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補注周壽昌曰。劉德傳。德為宗正。承雜治。劉澤詔。徵徙大鴻臚丞。連引燕王。有詔弗治。補注先謙曰。漢遺公戶滿意等風諭。且曰。恐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

補注周壽昌曰。成。竟諡敬。久之。且姊懼。謝過事。詳三王世家。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補注周壽昌曰。成。竟諡敬。久之。且姊

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非王信信者。武帝之疑。不得取武帝女為妻。據表。充子受嗣。侯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則主當是受妻。受免侯後。薨。主遂私近丁外人也。李慈銘云。據昭紀。言公主子文信。則主不得為信妻。及子婦。益明。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

餘輩。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

疏。光過失。與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祿反。且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

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補注宋祁曰。本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

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

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呂支葉扶疏。異姓不得聞也。師古曰。聞。今陛下

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謂黨與也。膚受之愆。日騁

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

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宣為典屬國。

師古曰。宣。音但。補注先謙曰。武在匈奴十九年。日二十年。舉成數也。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敞。又將軍都郎

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

始。詳宋史。兵志。禁軍。日習武技。容齋隨筆。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可參證。注云。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與宋御前。不赴。堆。採。沙。汰。者。其制同也。先謙曰。都。謂都肄也。霍光傳。漢紀。皆

作都肄。郎羽林。此去肄。言都交省。而義。自見。都之為言。大總也。謂總郎屬。而問之。若如顏注。單釋為大郎。郎羽林。為大郎。羽林。光傳。都郎屬。耳。文不成。義矣。光傳。都肄。顏注。謂總閱。試習。武備也。亦

道上移蹕。如清曰。移。猶傳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許令人為燕王。且上

訓。都為總。而於此。失之。疑此傳為誤。補注王闓運曰。顏注。絕章句。當移在喜上。疏曰。之下。為合先謙曰。桀令且上

紀。光傳。言詐。令人為且。上書。帝以調校尉。不及十日。燕不及知。決其詐。所以著當時事實。此

云。且自上疏。所以著且。逆迹。本無參錯。顏說。非也。注朕知。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

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

前漢六十三



王為天子。且置譯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且以語相平。平曰。大王

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曰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

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補

先謙曰。男子張延年。詳昭紀。馬不疑傳。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謹不可止。師古曰。人眾既多。故謹諱也。大將軍恐出

兵陳之。以自備耳。補注。先謙曰。言非桀安謀洩也。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

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莽元

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水泉竭。補注。宋祁

泉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

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並作井

水。竭漢紀。同先謙曰。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井水。泉竭。

鵲鬪死。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烏與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補注。先謙曰。五行志

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曰。下皆恐。王驚

病。使人祠葭水台水。補注。先謙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雁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

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

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

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

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曠音曠

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補注。王念孫曰。蘇音是也。曠曠者。虛無人之貌。

故下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為廣大之廣。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廣乎。其

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真渠也。孟康曰。真音霽。髮音懸。懸音

真。說。是也。真音徒。一反。補注。沈欽韓曰。真當作實。說文。實塞也。從宀。眞聲。集韻。或從土。為填

周壽昌曰。真音閩。李慈銘曰。謂人首相從。填渠也。非專謂髮。先謙曰。沈說。周音李說。並是注

一字。注本南監。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

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

赦我。補注。先謙曰。先赦。吏民所以散逆黨。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

索隱。虜奴隸也。說苑。反質篇。始。皇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期反。幸不死。后妃夫人共啼

泣止王。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作姬是。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弟以藩屏

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曰安宗廟。非曰中

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音。曾。鄴。音。從。高帝。補注。先謙曰。官本。高下。有皇字。墾菑除

害。耘鉏海內。師古曰。雷。古。災。字。補注。錢大昭曰。此下脫正文。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八字。又注

本。補。先。謙。曰。官。本。有。此。二。十。八。字。又。引。宋。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諸。作。封。是。今宗



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補注沈欽韓曰春秋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兄終弟及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

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言若也

是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呂綬自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

太子建為庶人賜曰諡曰刺王且立三十八年而誅補注先謙曰元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

封曰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安侯補注先謙曰慶本始四年封賢元年又立故太子建是

為廣陽頃王補注先謙曰本始元年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補注

葬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補注周壽昌曰表云莽更嘉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補注劉放

字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補注先謙曰正義謂京五湖之間世世為漢藩輔補注劉放

五百里故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保特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三代要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正作政嗚呼悉爾心

祇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慎也言當慈惠于下母桐好逸母邇宵人應劭

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補注王念孫曰桐

字若訓為輕脫之貌則母桐好逸殊為不辭按三王世家作母桐好逸補注王念孫曰桐

字若訓為輕脫之貌則母桐好逸殊為不辭按三王世家作母桐好逸補注王念孫曰桐

通脫意與禮樂志注桐讀為通同是類所見漢書本作桐王謂桐段借字是也漢世文字

未正因轉寫而生通段至於別雜採不可爬梳今人動謂當時字少取用相代者誤也何

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慎勿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扛

熊彘猛獸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胥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動作無法度故終不

得為漢嗣補注先謙曰霍光傳昭帝崩羣臣議立王有郎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

中人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

昌皆為列侯補注錢大昕曰下文云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即四侯之一也子弟大昭

稱南利侯昌地節二年坐賊殺人免此傳云南利侯寶疑誤先謙曰此文本作聖曾昌皆為

家云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

王與此昭合是不得有寶字明矣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已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

上年少無子有覲欲心師古曰覲音冀而楚地巫鬼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

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言左右皆服師古曰見女須

伏而聽之補注錢大昭曰服南監本闕本作伏周壽昌曰服伏一也衛青傳服聽史言吾必

記作伏聽與此同先謙曰註言伏而聽之是顏所見漢書本作伏也官本正作伏

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

云巫山者越懸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山陰縣十



三里許又吳地記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按所禱在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

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因禱祝而崩也塞音先代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右儲說秦襄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師古曰復古浸字也寢漸也數賜子錢物

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曰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

物甚眾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實補注先

田曰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射陽屬淮陰郡射陽湖

巫及宮人二十餘人曰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訊問也補注宋

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

中更為第十三爵家人子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

假勞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

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役得願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列反補注王念

厚也補注沈欽韓曰馬永卿癩真子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冢如山未到三十

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六十三年先謙曰

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為孝王補注先謙曰初元二年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



王子守補注先謙曰官本復作後引是為靖王立二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十七年薨案宏以居攝二年嗣則守薨於

居攝元年距元延二年補注先謙曰表八年薨案章以元康元年立則弘子頊王章補注先謙曰以弘

九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八年薨案章以元康元年立則弘子頊王章補注先謙曰以弘

不除國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十一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昌邑哀王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軍霍光徵王賀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事少府樂成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絕長距善鬪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長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道買積竹杖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善曰衣車載女子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同曰滿酒大王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驕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道北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欽韓云列女傳莊姪曰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亦以無尾為絕嗣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之徵此誤先謙案下云頸以下似人若無頭何由知為大考異及沈說是其頸曰下似人補注先謙曰表二十四年薨案章以建始二年嗣則章子懷王寬補注先謙曰以弘

前漢六十二

三







承卿之言曰李西臺小詞中書羅敷為羅紉不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

知何故蓋未知羅敷即羅紉而紉之訛也

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

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日癡作白癡是周壽昌云左成十八年傳周

子有兄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注所本惠慧古通列妻十六人子二十二其

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啟前書言補注先謙曰以書昌邑哀王

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昌為哀王園

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

補注曾廣鈞曰法亦治也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

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後丞相御史臣啟書聞奏可皆已遣已字通上由此知賀不足

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其封故昌邑

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補注沈欽韓曰贛水注練水東北逕昌

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罷頑放廢之

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與故太

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授乎賀

曰然失之萬世又已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以上二語皆

非賀所應言也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竟補注先謙曰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

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已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一海

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上其名於有司補注先謙曰由當充國死

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已加也宜已禮絕賀

呂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已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

子至孫今見為補注先謙曰案顧炎武云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詔宗室列侯並復故國

言王莽篡位絕惟此傳言今見為侯表云董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孫原侯保世曾孫會邑

免建武復封又安眾侯寵以建武二年經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蓋光武時亦但隨宜封拜

未嘗徧及安眾以衰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特紹封與錢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

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補注劉奉世曰案武紀

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贊殊為乖誤錢大昕曰本傳戾太子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

年七歲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以年歲推之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非建元六年衛青傳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皆與本傳合贊語似未推校年

歲若衛青收河南置朔方則在元朔二年又在戾太子生之後矣李慈銘曰此等大事班

氏不宜錯讀讀者不得其解耳此贊蓋謂自建元六年長星見遂有征胡之事至建置朔方

之前而其春戾太子生史家省文連屬言之耳攷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以春孟為歲首

為其春生矣蓋元朔二年之三四月間夏正之十二月正月間也先謙曰武帝命將出征自

始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閩越始長星見後也先謙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未嘗命將推原朔

也始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閩越始長星見後也先謙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未嘗命將推原朔

而云其春則當如李說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

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雙臣

虛受堂

三



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補注王念孫曰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御覽皇王

作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頰骨也不一

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補注宋祁曰一賊臣內發亂作蕭

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

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則自焚燒賊斂也信矣補注何焯曰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是曰倉頡作

書止戈爲武師古曰武字從止聖人曰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曰爲殘而與縱之也易曰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故車

千秋指明盡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曰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因

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補注先傳得天人之

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補注漢書六十三

嚴朱吾丘主父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上師古曰分嚴安漢書六十四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補注先謙曰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

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助後得朱買

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補注

南曰膠倉藝文作聊蒼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班自注趙人嚴葱奇志作莊忽奇

助稱嚴忌嚴助也周壽昌曰藝文志類注引七略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

與謀議補注先謙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曰義理之

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大臣數誦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

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

正如樹木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無根抵也補注沈欽韓曰温州府志東甌時武帝年未二十呂問太尉田蚡補注繆荃孫曰田蚡傳蚡

故城在永嘉縣西南三十里太后故親幸數言事此其證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

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亦誤耳郭嵩燾云百官表太尉官建元二年省是田蚡免並

罷太尉故可仍蚡曰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其舊稱非誤也師古曰言不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

臣屬於中華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今小國曰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愬師古曰振舉

何但越也師古曰振救也明令師古曰又何曰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上曰太尉不

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補注沈欽韓曰以銅爲符鑄虎爲節中分之類其

銅魚符宋用虎豹符明以金牌用寶調發非古制適遣助曰節發兵會稽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云旌以專賞節以

惟道路用旌節注云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司常注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

注旄於千首也夏采注縷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千首者王建大常今以之

復去其旒異之於王然則漢之使節但繫旒徒縷亦去旒不用故蘇武得臥起操持明志禮

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爲節柄長八尺其旒三重黃公紹韻會注漢節柄長三尺朱一新曰案

武紀及兩粵傳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爲無符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

建元三年事



日以天子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曰聞上多其義猶重也大為發興補注先謙曰遣兩將軍將兵

誅閩越補注周壽昌曰建元六年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

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

安也音奴協反補注先謙曰詩既醉疏攝者人安其生自躬身不見兵革補注錢大昭曰自

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鬻髮張揖以為古剪字也師古曰與不可曰冠帶之國法

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曰為不居之地

不牧之民不足曰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牧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

供祭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也為王者斥侯侯衛賓服服度曰侯服之外

於王也侯衛二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要言以文戎狄荒服師

服同為賓也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地作內是戎狄荒服師古

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

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師古曰

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也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齋輿輻而隄頌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日輻音旗廟反

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見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輻過領耳

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險與踰同補注劉放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

輻亦未可全非先謙曰愈正變云河渠書山行即橋徐廣云橋近遙反直輻車也橋當即是

輻輻者橋也狀如橋中空離地胡注江南人又謂之籃輿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謂上官

本無梁字領挖舟而入水師古曰挖曳也音它補注先謙曰正行數百千里夾日深林叢竹

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泄無吐義說文歐吐也

通鑑注亦其證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

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呂其軍降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

音工含反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本有新淦縣無上淦紀要淦水在臨江府南三十里新淦縣

既遷水遂屬清江縣源自縣東南茂材鄉之難嶺經紫淦山出洋湖至清江鎮會蛇溪水入

江在廣信府城南上源即上干溪干淦聲近或今之上干溪與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

水居擊權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末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日諺古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寒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為記補注

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

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

內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

晚開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曰越

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

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限曰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已隔外

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

統志自領水而上信豐甯都俱有石積險阻號十八灘此所云下領水蓋由貢水上流入領

江此閩越之徑也領水之山即今大庾嶺矣郭嵩壽曰時所擊者閩越非南越淮南立國之

初兼有豫章之地南越閩越並其邊境自秦時通謂之百越皆有嶺間之如今新城之杉嶺

水出黎灘名黎川歷南城下入時江鉛山分水嶺水北流合紫金溪出鉛山河口入上饒江

江山之仙霞嶺水一名鹿溪北流至大溪灘又北為衢江環豫章會稽兩郡嶺水皆峭石同

旋下云田餘干界中則所下之嶺水蓋建昌之四望嶺杉嶺水出時江者也服虔但以山嶺

為訓嶺路蓋多無可指名也不可曰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章昭

沈氏據為大庾嶺恐失之補注宋祁曰浙本且越人縣力薄材孟康曰縣音滅

邑今鄱陽縣也補注齊召南曰章注非也餘干即志所謂餘汗屬豫章郡非積食糧迺入伐

越邑也越人先於餘干縣接界之地治田耳先謙曰今饒州府餘干縣治積食糧迺入伐

材治船補注沈欽韓曰越船不能過嶺故須於嶺北別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王几師古曰馮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補注陛下垂

德惠師古曰德曰覆露之也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于孫施

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補注沈欽韓曰秦夷狄之地何

足已為一日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間暇之虞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間隙也

隔言天下大安閩粵相攻不足為中國間隙當讀為古竟切如說恐未然先謙曰虞娛通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

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

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補注沈欽韓曰語見文子上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臣安竊恐將吏之曰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

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曰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

不煩是時漢兵遂出踰嶺補注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王念孫曰一本是也漢紀作兵

竟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曰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補注宋祁曰浙本卒

是也率師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近因譌為卒

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補注先謙曰所朕奉先

帝之休德夙興夜寐補注先謙曰味明不能燭師古曰重是曰比年凶菑

害眾師古曰菑夫曰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明太平曰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

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師古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

所終師古曰靡無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曰發屯臨越事上書

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

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曰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讀曰今閩越王

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補注王念孫曰類以狼為豺狼之狼非

王狼戾無親淮南要略秦國之俗貪狼戾貪狼戾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狼之戾如狼之貪也

文選洞簫賦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懟長笛賦氣噴勃以布覆乍時雖以狼

戾貪饕布覆狼戾亦皆兩字平列惟吳都賦曰料其虺勇則鴟悍狼戾與鴟悍相對則

始誤以狼為豺狼之狼矣不知狼戾乃雙聲之字不可分為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

將何說乎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曰為暴疆

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欲招會稽之地曰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

越王欲慕之句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招古義訓為舉也陳項傳贊招入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

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

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可疑其曰虎

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補注先謙曰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

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



鄉師古曰鄉屯師古曰言未會兵未盡集天誘其衷師古曰言閩王隕命師古曰言輒遣使者罷屯師古曰言毋後農時師古曰言

待後師古曰言南越王甚嘉被惠澤師古曰言蒙休德師古曰言願革心易行師古曰言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言有狗馬之病師古曰言不能勝

服師古曰言故遣太子嬰齊入侍師古曰言病有瘳師古曰言願伏北闕望大廷師古曰言呂報盛德師古曰言閩王呂

八月舉兵於治南師古曰言士卒罷倦師古曰言三王之眾相與攻之師古曰言因其弱弟餘善師古曰言呂成其謀師古曰言

之鋒不用一卒之死師古曰言而閩王伏辜師古曰言南越被澤師古曰言威震暴王師古曰言義存危國師古曰言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

出也師古曰言事效見前師古曰言臣安妄言師古曰言愚意狂言師古曰言陛下不忍加誅師古曰言使使者臨詔師古曰言臣安言所不聞

伐桀文王伐崇師古曰言誠不過此師古曰言臣安妄言師古曰言愚意狂言師古曰言陛下不忍加誅師古曰言使使者臨詔師古曰言臣安言所不聞

願為會稽太守師古曰言於是拜為會稽太守師古曰言數年不聞問師古曰言君厭承明之廬師古曰言所止曰廬師古曰言補注沈欽韓曰說苑修

而助以不能事父師古曰言賜書曰師古曰言制詔會稽太守師古曰言君厭承明之廬師古曰言所止曰廬師古曰言補注沈欽韓曰說苑修

東接於海師古曰言南近諸越師古曰言北枕大江師古曰言間者闕焉師古曰言久不聞問師古曰言具言春秋對母呂

蘇秦從橫師古曰言助恐師古曰言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師古曰言不能事母師古曰言故絕之師古曰言師古曰周惠王

臣助當伏誅師古曰言陛下不忍加誅師古曰言願奉三年計最師古曰言如淳曰師古曰言舊法當使承奉歲計師古曰言令躬自欲入奉也

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言及作賦頌數十篇師古曰言後淮南王來朝師古曰言厚賂遺助師古曰言交私論議師古曰言及淮南王反

與諸侯交私師古曰言如此不誅師古曰言後不可治師古曰言助竟棄市師古曰言補注沈欽韓曰助得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師古曰言李慈銘曰翁子即公子也師古曰言如儒林傳劉公子游俠傳高公子羽公子

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師古曰言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言日淮南泰族訓趙王遷思故鄉作爲山水

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言皆讀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師古曰言何能富貴買臣

不能畱即聽去師古曰言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師古曰言負薪墓間師古曰言故妻與夫家俱上冢師古曰言見買臣飢寒呼飯飲

之師古曰言飯謂飲之師古曰言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師古曰言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師古曰言將重車師古曰言至長安師古曰言買

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師古曰言載衣食具日重車重音直用反師古曰言補注沈欽韓曰重以大事

駕牛風俗通汝南戴幼起為上計吏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吏戴紹車獨車乃鹿車



也是他計吏固有衣裳大車計吏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句

職貢方物所載不止衣食具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補注錢大昕曰邑子猶言邑人助與買臣皆吳人

之乞音氣句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同邑故有邑子之稱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趙廣漢傳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尹翁歸傳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二人皆與此同義六朝碑多有題邑子者薦買臣召見說春秋

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補注先謙曰朔方時助自會稽入侍

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善為東越王其數反覆詳閩粵傳買臣因言故

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

城北去海甚近而下文乃云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

大澤中者即大海中島嶼歟郭嵩燾曰永嘉記甌水出永嘉山東流為永嘉江一名甌江東

甌故城在今永嘉縣西南東越始立國時實都東甌此云居保泉山則是其後南徙泉州據

險自守故曰保大澤若今泉州之洋嶼漳州之南澳蓋皆阻海為險是以前討東越王郢分

出豫章會稽及討餘善橫海將軍韓說直浮海擊之此可以推其用兵之迹者也齊氏疑大

澤為大海中島嶼誤闕越通名泉州自唐景雲二年置閩州旋改福州而泉州相承至今方

泉山東越王居保泉山即此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

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

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

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

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買臣懷章綬還至

勞之曰得無罷乎遠與執扇買臣至郡引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不視買

臣買臣入室中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不重買臣二字先謙曰顧炎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

其綬師古曰見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

呼曰安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補注錢大昭曰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視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入下有內字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

淮南傳云閉太子使與妃同內壘錯傳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地諸室皆御覽還走疾呼

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書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

壽昌曰守丞自一官顏謂繫太守而言非也縣亦有守丞不必郡太守熹平時蒼頡廟碑

陰題名有衛守丞臨晉張疇衛左馮翊屬縣朱雲傳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屬縣此

縣有守丞之證丞以守名殆亦居守之義先謙曰注舊下疑脫儀字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廢吏乘駟

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

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

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飢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

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

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齊召南曰按說出句章浮海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數年坐法免官補注先謙曰上言數反覆此言與橫海以閩粵傳證之即是滅粵之役朱一

封元年五月封十九年為衛太子所殺自元封元年至征和二年衛太子敗時適得十九年

與說傳合元封以前說僅待詔未嘗為橫海將軍此云橫海將軍即滅粵之役可知矣先謙

案公卿表於元狩元年書會稽太守朱買臣為主爵都尉三年書主爵都尉趙食其是買臣

為主爵都尉止二年此傳及張湯傳云買臣因湯死誅案湯死在元鼎二年公卿表與武紀



合漢滅東越在元封元年閩粵傳亦與武紀合是東越之滅後湯死六年若買臣以滅東越  
功爲主爵都尉又數年而免官則湯死已久何至尚有與湯仇害之事湯死越滅紀與表傳  
年相符合此大事不容有誤蓋買臣實不預滅越載記流傳班氏誤探致有抵牾漢紀通鑑  
載買臣害湯而削其獻計滅越事予謂買臣或因倡伐越之謀拜會稽太守而未預其功宜  
刪去上買臣受詔將兵二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  
十一字則情事昭合矣

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已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  
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  
讀如字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補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當別音

買臣子山拊如音夫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宣本始四年六  
事詳湯傳買臣子山拊如音夫拊音夫安相朱山拊爲右扶風一年下獄死

吾巨壽王補注錢大昕曰兩都賦序作虞邱沈欽韓曰說苑善說篇作虞邱新序列女傳楚  
莊王令尹有虞邱子說苑敬慎篇作吾邱子御覽七百六十四作吾邱注吾一曰

虞虞吾古字子贛補注先謙曰趙人也年少呂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  
同音通用各劉德曰格五其行鑿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也  
鑿也音先代反補注李慈銘曰案後書梁冀傳注引鮑宏鑿經曰鑿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  
至五卽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塞白乘五者塞四采之名其制雖不得詳據冀傳注又引  
鮑宏博經曰瓊有五采刻爲一異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亦謂之  
推之則塞白乘五亦皆刻畫之異名塞卽格五也與博異博本字作籀用六其六著亦謂之  
六箭總曰十二其其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格五所與博異博本字作籀用六其六著亦謂之  
載鮑宏鑿經鮑宏小簿經各一卷朱一新曰太平廣記博戲門引西陽雜俎云小戲中於要  
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蹙段成式讀座右方爲之蹙或蹙亦用五子與格五相  
類故夢縉筆談謂蹙蹙卽格五類注

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  
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  
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曰善復召爲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

上曰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  
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若車輪之歸於轂曰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補注  
東阿壽王時以都尉兼太守則並屬都尉矣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  
總二任故云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  
四二千石也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

入爲光祿大夫侍中補注周壽昌曰百官志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案公孫弘  
公孫丞相時應稱中大夫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  
云光祿大夫者史駁文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  
作曠云弩滿也淮南子兵略訓疾如曠弩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

曰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曰眾吏捕寡賊  
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曰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曰相害曰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  
矛戟弓劍戈安居則曰制猛獸而

備非常有事則曰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  
內抗傲師古曰抗說盡也音五官反補注先  
謙曰抗權控消耗之意也說同銳是曰巧詐並生知者陷愚補注錢大昭曰南監  
本與監闕本同治要亦同勇者威怯苟曰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曰相賊害

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  
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  
戮師古曰墮名城殺豪桀先謙曰官本注文在殺豪桀上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曰穰鋹筆  
挺相撻擊師古曰穰摩田之器也筆馬槌也挺大  
杖也穰音夏筆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  
勝言不可勝也不至

前漢六十四上

前漢六十四上

前漢六十四上

前漢六十四上

前漢六十四上

前漢六十四上

前漢六十四上

前漢六十四上

前漢六十四上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

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並以譏公孫弘。

補注沈欽韓曰程大昌演繁露春秋莊公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勳聖大夫蒼士薺薺黃色也按此則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是以謂為白屋顏云以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屋皆飾以朱故曰朱門朱邸言朱以別於白也瞿鴻禨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二十人奉車兩魏書食貨志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北史李敏傳周宣帝謂樂平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白猶素也無官業空一人耳白屋即起家無所憑藉之義顏解近迂沈說亦未確周公致白屋之士非必庶人如素王素臣不必定以色言也。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曰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侯抗舉也射夫眾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王合射。曰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曰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曰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擅專也。竊曰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曰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曰為然。壽王獨曰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

則古公。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天報應。實甫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潤澤下濡。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桓二年傳注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曰與漢。迺漢寶。非周寶。補注先謙曰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補注周壽昌曰壽王誅死後武帝頗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補注郭嵩燾曰史記作游齊諸生問莫能厚。河間獻王喜儒術。毛生貫生為之博士。梁孝王好文。莊忌枚乘為客。可云游諸侯而不可云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客於齊。補注錢大昭曰償與摺同說文償或作摺。文王世子云退償于家。貧假貸無所得。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曰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畧葭州其事皆在元光元年以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先謙案偃書詞氣實為始伐匈奴而發。據武紀元光二年王恢建議擊匈奴未成。六年衛青始為將軍伐匈奴。有功。偃以元光元年入關。衛將軍為言於上。不見用。迺上書當在元光六年。惟謂與嚴徐同。上書上召見三人。考異因據安書以合偃事。欲易元光為元朔。案漢紀列三人上書於元光。二年。固未嘗通鑑載之。元朔元年。衛皇后已立之後。亦非也。傳明言元光元年。偃西入關。留久。乃上書。未嘗以上書為元光二年事。竊意三人上書皆在元光六年。史記載安書。今欲招南夷。云云。欲者將然之詞。非已成之迹也。本書刪去欲字。遂滋後人之疑。餘詳安傳。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費用乏。畱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曰博觀忠臣不避。

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曰博觀忠臣不避。

前漢六十四上

三



重誅曰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曰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

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

官有軍陳用兵之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史記齊威王使大。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補注沈欽韓曰。見司馬法。仁本篇。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曰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孳者。獮。殺氣也。振。整旅眾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補注沈欽韓曰。尉繚子兵議篇。兵者凶器。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師古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補注先謙曰。胡注。委積者倉廩之積。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百行。重不及事。藏也。鄭氏云。少曰委。多曰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百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勝必棄之。非民父母。謂勝其國而棄其民。非為民父母之道。先。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曰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鹵。鹵。補注先謙曰。鹵。即斥鹵。非謂沮澤也。史記作地固澤鹵。鹵。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鹵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即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徐廣亦曰。澤一作斥。澤。又作斥。補注先謙曰。渠。書。澤。澤。鹵。之地。索隱云。澤一作寫。本或作斥。寫。鹵。澤。鹵。並與斥鹵同。瓚以澤為水。澤。鹵。為鹹。鹵。分澤。鹵。為二義。亦失之。然後發天下丁男。曰守北河。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作河。北。先謙曰。漢紀誤。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

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胡注。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植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河。謂之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先謙案。負海。見國策。齊地濱海。故七國時。直稱齊曰負海也。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篇。善者之為。兵使敵若據虛。若搏景。先謙曰。胡注。景。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今曰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適足曰結怨。深讎。不足曰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所曰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竟。而。略。人。畜。也。歐。與。驅。同。其。字。從。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曰。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補。注。先。謙。曰。市。已。利。作。交。求。利。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補。注。沈。欽。韓。願。陛。下。孰。計。之。而。

前漢六十四上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願陛下孰計之而



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二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補注。宋祁曰。皆字疑作此。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迺似淺而不雅。郭嵩燾曰。史記作公等。皆安在此。脫等字。則文句不完。宋改皆為比。無義。

拜優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

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

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

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於是上從其計。補注。錢大昭曰。中山王勝傳云。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此偃銷弱之計也。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朔二年始。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

補注。先謙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茂陵在茂陵。茂陵在茂陵。

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補注。先謙曰。王澤之孫。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呂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

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謂被饗。亨之。誅補注。

沈欽韓曰。聘禮注。少牢。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是五鼎。無牛也。少牢。饋食禮。五鼎。羊豕。膚。魚。腊。腊。用麋。李慈銘曰。牛。惟。周禮。膳夫之牢。鼎九。儀禮。聘禮之。饋。鼎七。始有之。張注。明是。誤。字。偃。時。為。中。大。夫。故。以。大。夫。禮。言。之。生。不。五。鼎。食。非。語。辭。與。下。則。字。相。應。為。文。言。不。生。而。五。鼎。食。則。死。而。五。鼎。亨。耳。先。謙。曰。胡。注。引。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亦。不。言。牛。有。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晉。牛。有。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偃。述。而。稱。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曰。暮。下。有。途。遠。二。字。本。書。伍。子。胥。

皆作五官本注作。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呂逐匈奴。補注。王念孫曰。築。字。後。伍。蓋。後。人。所。改。城。即。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

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

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

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

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

復入偃之門。迺使人呂王與姊姦事動王。補注。先謙曰。官本以作告。引宋祁曰。越本告作以。王呂為終不得脫。恐效

燕王論死。迺自殺。補注。先謙曰。齊厲王次。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昌也。事互見齊王肥傳。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

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補注。先謙曰。趙。王景帝子。彭祖。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呂故諸侯子多呂得封者。及齊王呂自殺聞。補注。宋祁曰。日。浙。記。子。下。有。弟。字。本。云。及。齊。以。王。

告偃受諸侯金。呂故諸侯子多呂得封者。補注。先謙曰。史。記。子。下。有。弟。字。本。云。及。齊。以。王。自。殺。上。大。怒。呂。為。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

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

偃。補注。先謙曰。據表。齊厲王元光四年。嗣封五年。薨無後。漢置國。案元光四年。至元朔二年。共五年。燕王自殺。事在元朔二年。秋。厲王自殺。亦在二年。偃誅。蓋元朔二三年之交矣。計偃上書。貴幸至。誅死。先後不及三年。通鑑載偃誅於元朔二年。史記偃傳。言偃誅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考弘傳。及百官表。弘為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則偃誅以三年矣。通鑑係於二年。誤。

偃方貴幸時。客呂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呂車為長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洩。孔。車。集。解。引。徐。廣。曰。沛。有。洩。縣。

前漢六十四上

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

王其間為燕郡者十年而志佚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於其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錢大昕云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為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

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既已抵牾蓋吾故屬

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陘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弘稱

苗川薛人鄒通稱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郡縣徐樂稱燕郡

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

終未幾即為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

為誤王念孫云景祐本及交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無終人也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

顧氏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為郡之後非也王父偃傳云元光

元年偃西入關上書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為郎中殿是樂之上

書即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前八六年其時燕國尚

未改為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先謙案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

六年燕王定國未死之前時國未除為郡止當作燕無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

終人王說是也但如漢紀作元光二年前上書則未審耳

在瓦解

補注朱一新曰文選東方朔有先生論是以輔弼之臣瓦解注引春秋考異古今

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補注宋祁曰身非王公大人名

族之後鄉曲之譽

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主父傳作無鄉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也然起窮巷奮棘矜

師古曰棘戟也矜者執之把耳矜音巨

說甚確今案顏注云矜音巨中反則字亦當從

令傳寫誤從今耳項羽傳贊注云矜字亦作矜

偏袒大呼天下從風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風上從

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

已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

師古曰攘謂

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

補注先謙曰史

境其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

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

師古曰首難謂

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

師古曰禽

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

五穀數不登

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數字

年歲未復

師古曰復

民多窮困重之已邊境之事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

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引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

騁之樂自若

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

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

補注先謙曰

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師古曰宿久也補

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

師古曰此

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

背依攝袂而揖王公

師古曰依讀曰

此陛下之所服也

師古曰

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已

前漢六十四下



安師古曰言其做末之法猶足自安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七桓譚新論曰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做可以霸後漢書王元說隗囂亦作霸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補注周壽昌曰據史記樂後遷中大夫先謙曰樂拜郎中見主父偃傳此下官本有師古曰奚何也注文

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臨苗人也一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曰故丞相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補注錢大昭曰衍政教文質者所曰南監本闕本並作子先謙曰官本作子

云救也師古曰以救做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也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

守一而不變者未暗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

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曰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

其慕欲也師古曰微要求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曰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微

末矣師古曰微要求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曰矯奪師古曰

大也競也師古曰微要求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

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曰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

曰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曰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曰和其心心既

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

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補

無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二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

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音音工衡反以下並伯者常佐天子與利除害誅暴禁邪匡

正海內曰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補注郭嵩壽曰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

諸侯急獎伯者而進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是以西周亡而王道絕戰國興而伯道終聖人之

獎伯也所以濟王道之窮也孟子之黜伯也所以傷王道之終不復也漢初嚴助諸人皆習

春秋觀嚴安之言足證當時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

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駘擊師古曰車駘

多也從音子容反補注王先慎曰馳車兵車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車馳徒走左傳車馳卒奔鄭社二注並謂兵車也介胄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

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曰為鍾虞師古曰

者也解在賈山師古曰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為更生師古曰言天

之若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補注先謙曰言秦併六

國示不復用兵人人以為逢明天子有更生之慶顏注非官本既作得據顏注作既是鄉使

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補注先謙曰變風易俗

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

苛譴諛者眾師古曰調曰聞其美補注先謙曰章廣心逸補注錢大昭曰章當作意欲

威海外補注先謙曰使蒙恬將兵曰北攻疆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成於北河飛芻輓粟

曰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

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曰成越補注沈欽韓曰尉佗任囂之誤使



禪與行耳先謙曰因後尉佗擅越特舉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補

之非誤也上尉下史記有佗字誤衍宿兵於無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秦二世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用之地師古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

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

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

之吏師古曰長官謂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

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補注先

南夷傳唐蒙通夜郎開犍為郡乃建元六年事武紀元光五年發巴蜀治南夷道元朔二年

罷自建元六年凡十年始罷詳見公孫宏西南夷諸傳元符中又因張騫之言重開至元鼎

六年始定安所謂徇南夷朝夜郎者指前夜郎而言是時夜郎道雖通而降羌焚略葭州建城

邑張晏曰葭州也師古曰葭與穢同補注先謙曰焚即犍為蠻夷也建元六年為郡見地理

志羌降自元鼎六年平西羌外史無明文據後書西羌傳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未守

隴西塞則諸羌早有保塞者武帝初或煩事招徠未著成效史遂略而不書武紀元朔元年

東夷葭君南閩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三年罷蓋元光未安上書時招降葭州事已

萌芽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龍史

也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

國家師古曰累非所曰子民也師古曰子謂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曰安

邊也禍擊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擊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補注錢大昭曰擊當作紛擊

觀顏音則所見本亦作擊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曰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

弦師古曰矯正曲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補注先謙曰官本

多或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

以束制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

其民帶脅諸侯以脅之也一日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旁脅非宗

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曰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曰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

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

曰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後曰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

大昭曰騎馬令屬太僕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曰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

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

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師古曰每一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軍

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

師古曰葭葦也成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歐內附闔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

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

戎狄荐居者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氏字王念孫曰師古訓薦為屢隨畜屢

居則為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為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

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本書趙充國傳今虜亡其



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徒無常處杜預曰荐

聚也音積誠然也師古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徒無常處杜預曰荐

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虔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

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入觀篇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

何韓子七術篇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鹿草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

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為薦之證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

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補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師古曰抗舉也右社

門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此對在元符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

事在二年秋終軍此時何以能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絕幕克獲而霍去病

以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況去病至元符三年始為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

疑票騎抗旌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用也先謙曰齊說是也惟去病為票騎在元符

二年非三年言票騎抗旌尚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

官族賢縣賞待功師古曰族古侯能者進曰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

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

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職有文質

非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夫人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

是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故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補注李慈銘曰勒成者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張衡東京賦云登封禪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

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種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補注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

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補注先謙曰和氣充塞天地日月所照無不到也交

神與塞明為對言陰陽微顯之交皆以精氣感孚故致靈異顏訓塞為答則讀如今實字

失之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曰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

遠矣而異獸來獲宜矣師古曰休哉謂後紂

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曰饋師古曰饋此天之所曰示饗而上通之符合

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補注劉奉

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

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皆作後三年有司言元不宜以一三數三元郊得一角獸曰符云郊

祀志作今郊得一角獸曰符云案既元今則非元鼎中語後三年三三蓋誤當是後一年故

漢紀於獲麟之下書由是改元朔為元符通鑑亦於獲麟下書久之有司又言云莫首曰白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曰應緝熙服虔曰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

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直音祖又音子豫反使著事者有紀焉官也紀記也蓋六鵞退

非苞苴之直也補注先謙曰直下以字衍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蓋六鵞退

飛逆也張晏曰六鵞退飛象諸侯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

瓊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

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瓊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

也各曰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

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

魏風要之衽之毛傳要褻也衽領也土喪禮復者左執要右執拱而袂之耳師古曰拱手而

執領衣上曰領裳上曰要夷狄有衣無裳要者衣裳之際也斯拱而袂之耳師古曰拱手而

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補注先謙曰元

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人來降見武紀越地來降者師古曰越地來降者時皆曰軍言為中師古曰中



銅鐵肩徽火謂之鼓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補注沈欽韓曰功臣侯表注如淳曰律矯

有可已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同。下亦類此。湯曰致其法。補注先謙曰不能誅其義。有

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

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己之宜。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精華篇公子結受命陳道生事從齊桓

外。偃巡封域之中。稱曰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正二國廢。國家不足曰為利

害。補注王念孫曰正猶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霸

而曰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膠東國治即

至秋迺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補注先謙曰謂此明係言與實反偃

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惟所為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曰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

也。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稱也。八尺曰尋。孟子

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將幸誅不加。欲曰采名也。師古曰偃

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

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

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曰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當發使使

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少一使字。軍自請曰。軍無

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

當矢石。啟前行。師古曰行音下。即反。補注先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瑞已秦亦同臻恭傳百是曰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補注先謙曰王官不單頃耳而聽已

聽師古曰單盡極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游師古曰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遵遊

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莊子曰夫恬淡寂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

容垂拱永承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師古曰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時人

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師古曰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時人

于反噓音虛補注沈欽韓曰偃仰屈信者熊經鳥伸若五禽之戲也噓呼吸數息服氣

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

以安蓋信乎其曰師古曰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

等放獵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補注王念孫曰放獵當為游獵字之誤也

淫靡不急上曰師古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

先謙曰注其師古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

鄭衛師古曰今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師古曰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

忽善忘不樂補注先謙曰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

造作疾平復師古曰復師古曰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師古曰喜

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師古曰宣帝使褒往祀焉補注沈欽韓曰後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師古曰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師古曰武帝征南越元

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補注錢大昭曰案本紀師古曰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洲也

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師古曰自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補注沈欽韓曰吳志薛綜傳珠厓之

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師古曰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師古曰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

輒發兵擊定之師古曰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上與有

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已為不當擊師古曰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

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師古曰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已處之師古曰於

當何者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

而不優師古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

故孔子稱堯曰大哉師古曰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

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竟反師古曰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師古曰先謙

西字官師古曰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欲與聲教則治

前漢六十四下

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欲與聲教則治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以爲九郡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太宗時民重傳南波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則天下斷獄萬數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太宗時民重

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按捐之言文帝斷數百武

帝斷萬數皆謂死刑也宣帝斷獄四萬七千餘人蓋通計髡鉗以上若如應劭之言豈宣帝

時反酷於武帝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已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

數倍必不然矣師古曰淚流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

口故言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

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補注沈欽韓曰席音藉師古曰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

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補注沈欽韓曰說

風中心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

百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補注沈欽韓曰救官本作校引宋祁曰校助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

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蠢動貌也蠻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

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補注沈欽韓曰尚

男女同浴相習曰鼻飲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八十六引裴淵廣州記云烏潯人以鼻飲水

亦雅鼻夷獠族鼻如垂鉤隔目好殺問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師古曰潯獨居一海之中

出市鹽與之酒鼻飲輒盡皆其類也師古曰潯獨居一海之中類民先諫曰說文類下云頭類謹兒此言類類狀其蠢蒙無所知識亦從謹字生訓霧露氣

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

音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曰往者羌軍言之補注沈欽韓曰

宣帝神爵元年補注沈欽韓曰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師古曰蓋指

之師古曰少府錢主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已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曰爲師古曰爲

注王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爲不辭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師古曰爲

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交爲何以伐爲言何用交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

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曰問丞相御史補注沈欽

若是有者多矣詳見經傳釋詞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曰問丞相御史補注沈欽

御史下當有大夫二字先謙曰不言大夫省文通鑑亦無大御史大夫陳萬年曰爲當擊丞

相于定國已爲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

死者萬人已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

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曰

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通于時變則憂

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補注沈欽韓曰胡注王

之豐耗祭用數之節師古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況乎辟不嫌之辱哉補注

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

先謙案不嫌之辱言非甚可羞也似不煩改讀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曰相贖又曰動兵

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



本注未作也胡注便處者各隨其便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補注齊召南曰珠厓始為郡在武帝元鼎六年至元帝初元三年而罷凡立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

短之非陳奏也故下文得復薦奏師古曰談說其長短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

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補注先謙曰胡注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去而諱未除是以缺官也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補注先謙曰京兆尹可立得興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補注先謙曰京兆尹可立得興

曰縣官嘗言與瘡薛大夫張晏曰瘡也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瘡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與瘡薛大夫張晏曰瘡也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瘡我易助也君房下筆

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

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五年既為太尉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為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

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補注先謙曰公期思侯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補注先謙曰公期思侯

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補注先謙曰侯並當是人姓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補注先謙曰侯並當是人姓

者願說非錢大昭曰期思侯並疑是二人姓名廣額期姓下引風俗通有期思國不言復姓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

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宜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補注先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宜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補注先

受事也或止宦者不入宗廟言二事而從其一抑或詔皆從之而未行邪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

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補注先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補注先

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清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上信用之今欲進弟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清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上信用之今欲進弟

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師古曰言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師古曰言

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補注先謙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補注先謙

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願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願

舉茂材列侯呂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舉茂材列侯呂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

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

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補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補

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師古曰回邪也補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師古曰回邪也補

平侯禁補注先謙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師古曰風讀曰欲平侯禁補注先謙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師古曰風讀曰欲

得大位漏泄省中語岡上不道補注先謙曰岡得大位漏泄省中語岡上不道補注先謙曰岡

說珍絕君子之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說珍絕君子之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

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

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髮鉗為城補注先謙曰通鑑列此事於永光元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髮鉗為城補注先謙曰通鑑列此事於永光元

刺史補注何焯曰成帝時諫大夫楊興與博士駱勝對黃霧刺史補注何焯曰成帝時諫大夫楊興與博士駱勝對黃霧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

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



本注未作也。胡注便處者各隨其便。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補注齊召南曰珠厓始為郡在武帝元鼎六年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而處之也。竟無家謂罕更也。安處之。

嚴未至三主父余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終

漢書六十四



